



## 佳节愁事

◎雨佳

今年中秋连国庆，长假期间有亚运。而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有一件大喜事，那就是我的孙子（小名叫“步步”）正好满周岁。

国庆之夜，我和妻子为孙子步步举行了周岁宴。整个喜宴充满欢快的氛围，我的情绪也非常好，甚至还上台吟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打油诗：中秋刚刚过，国庆又来到；窗外桂花香，亚运竞技忙。

尽管喜事逢佳节，但也遇上了两件愁事。

首先是足球比赛。今年国庆之夜，如果没有宝宝喜宴，我十之八九要看亚运足球赛。但就在我和参加喜宴的亲戚道别之时，中国男足0:2被韩国淘汰，无缘四强。据说场面比比分更惨，完全没有机会。我因为孙子的周岁宴，幸运（不，是完美）错过。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机缘是：遇上该遇上的，错过该错过的。

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男足以后踢世界杯预选赛，大概率还是输球。但足球运动的魅力就在于大概率事件也有可能实现不了，而小概率事件却可能生成。就在国足被韩国淘汰的同时，中国香港1:0击败伊朗，闯入亚运男足四强。按说中国队的实力强于中国香港队，伊朗和韩国实力接近，可这局面……

其次是人口感慨。我家的国庆喜宴共8桌，全是家人和亲戚。其中我家这一方仅仅占了两桌，而我妻子（王老师）家族则有6桌。其实我兄妹6人、王老师兄妹7人，差距并不大，但我家兄妹的下一代全是独生子女（而且这些人中目前只有两人结婚生子），而王老师的兄弟姐妹都不只生一个，这样下面的枝权就多了，呈现出人丁兴旺的景致；我这边下面枝权少，显得有些冷落，直接说明国家现在倡导多生孩子，是多么重要的事！

不过，身边许多年轻的父母依旧只要一个宝宝，我的儿子、儿媳也不例外。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二胎生个女娃，那当然非常美满；但若仍像步步一样，是个男宝，那以后负担就大了。别的不说，光在城里给两个“光头”置办两套房子，就是非常吃力的事。

这么一说，我的妻子也无言以对，毕竟我们年纪大了，再也没能力为孙子买房了。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孩子9月开学，全家人在这前后各种忙乱，直到国庆才好像彻底安顿下来，但那酸甜苦辣的各种味道依旧还在。

其实早在上半年放暑假前，四年级的儿子就喜形于色，规划着多彩的假期生活：远游、登山、漂流、迪士尼，投入各种平时没有时间进行的兴趣爱好……但当我们作出关于他如何过这个假期的决定并告诉他时，儿子先是一怔，之后黯然落泪，他的一颗颗泪珠如石头一样砸中我们心间。

无奈，双警家庭的我们，双方父母又都在外省，平时孩子上学还好，一旦放假，最难落实的便是孩子。我们上班，把孩子长时间独自放在家中，孩子学习、生活难以自律不说，安全更是大问题。于是，我和老公商量了多次，最后决定将儿子送往他老家青海，请公公婆婆照看。

都说警察的孩子是不得不最坚忍和懂事的，有时懂事得让人心疼。我们知道此时所有的解释和安抚都苍白无力，所有的情绪都只能

## 我们也到中年

◎王姗

靠孩子自己消化。他也知道父母这个决定无法扭转，只能拭了一下眼泪，说：“那你们早点接我回家。”

看着儿子在机场戴着“无陪伴儿童”的牌子跟着工作人员一起进入安检闸口，虽略显孤单，但表现算机灵，我的心中既辛酸又欣慰。身处双警家庭，警务工作的不确定性无法让我们全程陪伴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但再苦再难，孩子终究还是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送走了儿子，我和老公想着有了一段时间清静，可以一心扎进工作，也是一种释然。

没有安乐几天，我在和父亲通话中得知他血糖高，因为怕我们担心，一直没有说。因母亲尚有老人需要照看，顾不上父亲；而我要工作，不能到老家陪伴，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千里之外的老家河南，将老父亲接到身边。

常年相隔两地，对父母的亏欠不亚于对孩子。给父亲办了住院手续，在单位、家、医院之间连轴转。为了能让父亲尽快恢复健康，我根

据研究出的糖友患者餐食标准准备一日三餐。早上提前一点将父亲送到医院打点滴，中午下班了再去送饭。父亲看着我和老公忙碌的样子，闲不下手，也尽力帮忙拾掇整理。想着父亲是来调理身体的，反倒给我们帮了手，心中不禁酸楚。好在父亲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调理，身体状况暂且稳定，也算抚慰了我这么多天的辛苦与操劳。

远在青海的儿子则每天晚上都会与我们视频，诉说各种想念。

小时候，看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不懂其中深意，如今我们也到了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背上的行囊似乎有点重。在一路奔波中，繁重的工作有时让我们疏忽了家庭和亲人。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愿意保持着一手执烟火以谋生、一手执诗以谋爱的良好心态。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放弃对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也卸不下对家庭的责任与关切。平衡好工作与生活，虽不易，但也欣然。愿人生如一碗汤，越熬越有滋味。



## 许二侯

◎万州

“街娃儿”是我老家的方言，大意指的是那一群游荡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目前，这座城里没有找到相应的方言俚语，我就暂且用这个吧。街娃儿，在一座城里，散发出生猛的荷尔蒙气息。

那些年，作为一介文青，我满脸粉刺、双眼充血地穿梭在这些文人圈子中，但我很快发现，我很难融入，那个圈子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

城里的街娃们，交往起来反倒甚是轻松愉悦。许二侯，就是我认识的街娃儿，后来，在我语重心长地开导下，二侯在巷子里升起了一家小面馆，也成了家，把日子在人间不咸不淡地过下去了。

有天早晨，我照例去许二侯的面馆吃面。二侯肥胖的老婆便挺着粗壮腰身给我端来一碗熬得像乳汁一样白的海带排骨汤。见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我叫出声：“哟，二侯给你买戒指了？”“他不帮我买哪个帮我买嘛。”

很快，许二侯给我端来喷香

的面，让我胃口大开，我打了一个饱嗝，感到生活是如此的安逸富足。

许二侯约我到大排档吃烤鱼喝夜啤，眉飞色舞地讲起了他给老婆送戒指的来由，原来是为了赔罪的。二侯吹功甚好，和一个女网友打得火热，对方穿越迢迢山水，和他在城里一家茶馆见了面。没料，小城真小，不知谁撞见了，通风报信，二侯的老婆马上赶来当场拿获，二侯在茶馆下跪求饶，发誓痛改前非，重新做好人。

许二侯喝着喝着，说：“哥哥啊，我老婆嘛，水桶腰身，你看某某某……”某某某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女孩，小城一枝花。真没想到，二侯这把年纪还有如此可怜的单相思。我喝住他：“二侯，你还在街上混时，是她不嫌弃你，你要讲良心。”二侯顿时不住点头附和，说做人确实要讲良心。

后来，许二侯与老婆关系融洽，践行他对老婆下跪时的诺言。二侯的父亲去世时他才9岁，母亲把他和姐姐拉扯大。老太痴呆并瘫痪在

床后，二侯和老婆一直精心伺候着。

许二侯比我小9岁，他称我为“哥哥”，这暖心的称呼，让我无数次在心里悄悄动情过。有一次，为烦心事郁闷不已的我，溜达到江边独坐，我还是觉得寂寞，一个电话叫来了二侯，他竟陪我坐听着江水呢喃到黎明。

许二侯耿直义气，没城府不算计，和他交往起来不累，心里不堵。二侯嘴巴甜，笑嘻嘻的，天天像度蜜月，面馆里的生意也特好。今年二侯说多赚了一些钱，“来来来，我请你喝酒。”喝酒后的第三天，他突发脑梗，幸亏发现及时，他老婆力气又大，竟然自己扛着二侯上了车，赶到医院抢救治疗。

从医院出来后，许二侯在家做康复训练。秋天来了，当年的哥们要小聚，我们都受邀。我去接二侯，他嘴里“啊啊啊”地急切地吐着含混不清的话语。我上前去扶，二侯推开我的手，扶着马路上的树歪歪斜斜地走着。走累了，他气喘着靠在树上，双眼无奈而又依然要逞强地望着我。

这几天又降温，快要有霜意了。